

吴晗全集

第8卷
杂文卷(2)

吴晗 著 常君实 编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吴晗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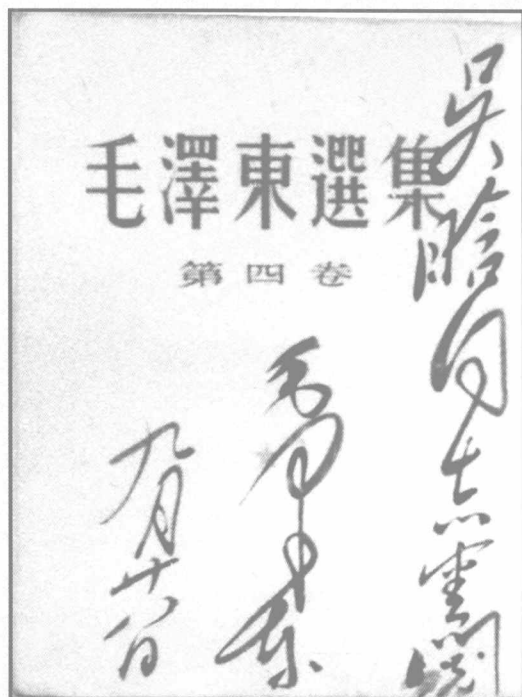
第8卷
杂文卷(2)

吴晗 著 常君实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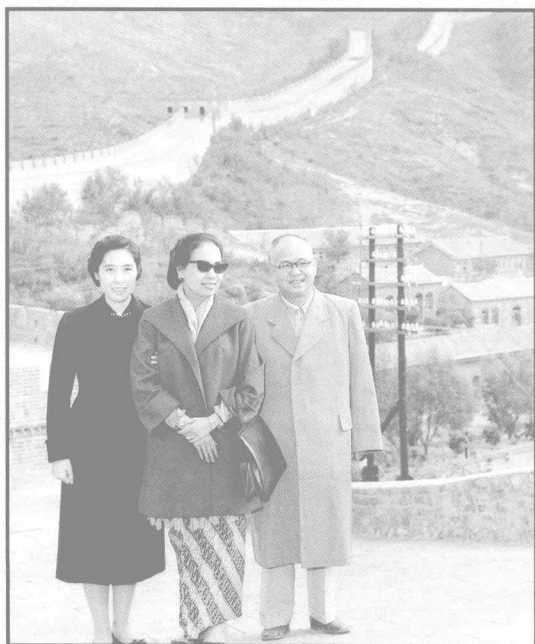
1960年，《海瑞罢官》在北京彩排，著名的京剧大师马连良主演海瑞，文化部和戏剧界著名人士观看演出，前排左起：李毓芳、齐燕铭、马连良、钱俊瑞、吴晗、裘盛戎、梅兰芳、陈克寒。



1960年9月28日，由毛主席亲笔题字，赠予吴晗的《毛泽东选集》。



1963年6月1日，宋庆龄副主席、吴晗与首都儿童欢度“六一”儿童节。



1962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和吴晗陪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夫人游览长城的合影。

20世纪60年代，吴晗和女儿小彦在长城上留影。



吴晗（后排右二）和沈钧儒、楚图南、胡愈之等在一起。



1959年3月，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与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等参观北京十三陵水库大坝时合影。一排右起：沈钧儒、李济深，二排右起：楚图南、吴晗、胡愈之。



吴晗和彭真等在北京市人民政府一次会议上。

目 录

春天集

《春天集》序	3
反对繁文	5
人和鬼	8
再谈人和鬼	11
谈骨气	14
论老当益壮	17
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	23
拍案而起的闻一多	28
清华杂忆	
——在黑暗的岁月里	33
新的中国，新的人民	43
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	46
所谓日美建交一百周年	54
一个倡议	57
两个朋友	60
老护士	64
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招生志喜	67
春天的诗	71
北京，巨大变化的十年	77
我爱北京	81

天安门赞歌	88
喜看话剧《文成公主》	93
谈武则天	99
从历史方面来看戏	105
谈历史剧	109
再谈历史剧	113
论历史剧	123
卧薪尝胆的故事	128
夫人城	131
宣文君	134
洗夫人	136
隋末农民领袖窦建德	140
杰出的学者玄奘	144
况钟和周忱	152
明代民族英雄于谦	163
海瑞	173
献身于祖国地理调查研究工作的徐霞客	181
论历史的真实性	
——读《义和团故事》、纪念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	186
神仙会和百家争鸣	195
再谈神仙会和百家争鸣	
——并答吴大琨同志	200

三家村札记（吴晗作品）

古人的业余学习	207
谈读书	209
谈《三字经》	211
赵括和马谡	214
讨论的出发点	217

论开会	221
说道德	224
说谦虚	227
再说道德	229
谈火葬	232
论修清史	234
谈北京城	237
论学风	239
论戏剧改革	241
谈学术研究（一）	244
谈兴趣	247
谈写村史	250
再谈编写村史	253
谈写作	257
谈演戏	259
谈学术研究（二）	261

长短录（吴晗作品）

争鸣的风度	265
谈写文章	267
论不同学科的协作	269
戚继光练兵	271
反对“花法”	273

学习集

自序	277
论学习	280
大家都要补课	283

从打基础做起	285
多写一点杂文	287
谈框框	289
说浪	292
古人的坐、跪、拜	295
从幞头说起	297
汪辉祖论做州县官	301
葬花诗和《白头吟》	303
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	306
《敕勒歌》歌唱者家族的命运	315
文天祥的骨气	320
爱国学者顾炎武	323
史学家万斯同	330
论民族英雄	332
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朱自清颂	338
忆西谛先生	345
历史剧是艺术,但是和历史有联系	350
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	359
说争论	363
并非争论的“争论”	366
神话剧是不是宣传迷信?	373
略谈《胆剑篇》	379
写给少年作者	
——《今天我喂鸡》序	386
谈历史故事	388
捻与捻军笔记	394
影印《明经世文编》序	407
学习伟大祖国的历史	
——对《中国青年报》工作人员的讲话	414

如何学习历史

——对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同学的讲话 417

关于研究历史的几个问题

——1962年5月4日对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和历史档案系

同学的讲话 425

学习历史知识的几个问题

——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协会举办的报告会上的讲话 435

历史教材和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449

论历史知识的普及 455

论历史人物评价 468

春天集

~~~~~

说明：

《春天集》，是吴晗自己编辑的第四本杂文集，1961年12月作家出版社出版。

——编者注

## 《春天集》序

这是我的第三本（应为第四本）杂文集，命名为《春天集》，主要收的是过去两年间所写的一部分文字，也还附带夹带了几篇解放以来所写的东西。

叫作《春天集》，不外两个意思，第一，是这个集子里的文字，有一部分是歌颂伟大的祖国，伟大祖国的人民的，生活在这样伟大的时代里，万马奔腾，三面红旗招展，百花齐放，姹紫嫣红开遍，怎能不叫人喜悦，不心花怒放？春色满园关不住，我写了春天，歌颂春天。第二，1959年写了一篇《春天的诗》，就以春天命名，图个省事。

内容也还是相当的杂。杂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自己兴趣的杂，这个也有兴趣，那个也有兴趣，左顾右盼，什么都想摸一下。另一个是被迫的杂，杂志和报纸编者出题目，不会写也得写，题目杂当然内容也就非杂不可了。但是杂虽杂，也还不离其宗，这个宗便是历史。读了几十年的历史，似乎养成了一种癖好，不管什么题目，总得扯上一点历史，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编排方面，这一回不按写作时间先后了，大体上是按内容性质分的，说是大体，只是有个谱的意思，分成九类，其中有个别篇目是连带类及的。

九类中讲历史人物的占十一篇，假如把扯到历史的一起算上，那便得加上一倍了。

这两年我把主要力量放在写历史人物上，原因是：第一，希望通过历史人物的介绍，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自己祖国的历史，学习我们伟大先人的榜样，从他们勤劳、智慧、勇敢的美德中，吸取精神力量，斗志昂扬地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第二，如何评价历史人物，



这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我曾经提出一些自己的初步看法，也运用这些看法来研究、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希望能够从不同时代、不同类型历史人物的研究，得出进一步评价的尺度，解决这个问题。

在党的诞生四十周年的前夕，谨以这本小书向党献礼。

1961年6月20日

## 反对繁文

通过文字来表达意见，提出建议，决定措施，拟出方案，讲清道理，批评表扬等等，本来是件好事。因为第一可以比较有条理，经过思考，写在纸上，比口头说会更清楚些，扼要些；第二可以节省时间，书面的东西看起来要比听的省事些，省时些；第三口头讲有空间的限制，只能面对面讲，书面的不受距离的限制；第四对某些工作忙的人来说，书面的东西要比口头讲话更易于安排时间，及时解决问题；第五对某些重要问题，书面的东西要比谈话好，因为可以保存起来，作为档案材料，以后便于查对、参考。总之，好处甚多，不一而足。

但是，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恰恰因为好处多，毛病也出来了。因为方便，拿笔一写便是，比之约会面谈，必须对方有工夫才行，这样，文字便满天飞了，连可以面谈解决的也用文字代替了，其病在多。因为文章由自己写，不受时间限制，便不大考虑对方的精力，越写越多，再加上一套例行公式套语，起承转合，其病在长。也正是因为是在写文章，有的人不免要卖弄才华，多方引譬，或者引经据典，借此说彼，开头要讲些客气话，冠冕一番，绕了圈子，一圈再一圈，甚至再来几圈，才入正题，说出本意，最后归结，还得照样绕圈子，其病在空。多，长，空，这三条合起来就是文牍主义的罪状。

文牍总是要的，不管是什么社会，什么时代，总得有文牍。但是，一成为主义就坏事了，非反对不可。

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文牍主义者，据说秦始皇看公文，“衡石量书”，文书多到论石称，一天要看多少斤文件。隋文帝看公文，连吃饭的时间也在看，“卫士传餐而食”，看来很可笑。仔细一想，倒不

怎么可笑了。原来秦始皇的时候纸还没有发明，他看的公文只能是竹子或者木头的简牍，一片写不了多少字，那么一天看个几十百把斤，并不算多。隋文帝时已经有纸了，不必论斤，他有时候忙一些，吃饭时带着办点事，也是理所当然的，总不会顿顿如此，要不然非闹胃病不可，但史书上并无这项记载。看来这两人都不能算是闹文牍主义。

真正的文牍主义者是明太祖，这是有史料可查的。据《明太祖实录》的记载，以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九月间的收文为例，从这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内，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件，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情。他平均每天要看或者听两百多件报告，要处理四百多件事情。他陷在文牍的汪洋大海中，四望无边，而且无穷无尽，实在苦恼得很。

吃了苦头，就要反对，就要斗争。明太祖吃了文牍主义的苦，成为文牍主义的坚决反对者了，他把犯有空而长罪状的文件叫作繁文，有一次大大发作了一顿，打了人，整顿了一下。故事是这样的：历史上有些文人好上万言书，有一个叫茹太素的刑部主事，举人出身，好弄文墨，写了一万七千字陈说时务的意见，明太祖叫人读给他听，读了六千三百七十字，还没有说出具体事实，只是空洞地说朝廷用的人都是迂儒俗吏。明太祖大怒，把他叫来，问你在刑部，刑部有两百多人，谁是迂儒？谁是俗吏？指的是谁？再三盘问，回答不出。越发生气，把他打了一顿。第二天晚上，又叫人再读，一直听到一万六千五百字以后，才讲到本题，建议的五件事情，其中有四件是可行的。这五件事情一共才五百多字。他一早起来，就叫人把可行的四件事情办了。还表扬茹太素是忠臣。说：“今朕厌听繁文而驳问忠臣，是朕之过。”承认了打人的过失。也指出茹太素把五百多字可以讲清楚的事情，却写了一万七千字，这是繁文之过。为了改正这种毛病，他规定了建言格式，公布全国，自己把这事情的经过写成序文，印在前面。<sup>①</sup>这是洪武九年（公元1376）的事情。但是，过了八年，到了1384年，他每天还得看两百多件文件，看

<sup>①</sup> 《明史》卷一百三十九，《茹太素传》；《明太祖文集》卷十五，《建言格式序》。